



## 第五回

亂蟠桃大聖偷丹

反天宮諸神捉怪

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，更不知官銜品從，也不較俸祿高低，但只註名便了。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，早晚伏侍，只知日食三餐，夜眠一榻，無事牽縛，自由自在。閑時節，會友遊宮，交朋結義。見三清，稱個「老」字；逢四帝，道個「陛下」。與那九曜星，五方將，二十八宿，四大天王，十二元辰，五方五老，普天星相，河漢羣神，俱只以弟兄相待，彼此稱呼。今日東遊，明日西蕩，雲去雲來，行踪不定。

一日，玉帝早朝，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，頰頤啟奏道：「今有齊天大聖，日日無事，閑遊結交，天上衆星宿，不論高低，俱稱朋友；恐後來閑中生事，不若與他一件事管了，庶免別生事端。」玉帝聞言，即時宣詔。那猴王欣欣然而至，道：「陛下，詔老孫有何陞賞？」玉帝道：「朕見

你身閑無事，與你一件執事。你且權管那蟠桃園，早晚好生在意。』

大聖歡喜謝恩，朝上唱喏而退。他等不得窮忙，即入蟠桃園內查勘。本園中有個土地，攔住問道：『大聖何往？』大聖道：『吾奉玉帝點差，代管蟠桃園，今來查勘也。』那土地連忙施禮，即呼那一班鋤樹力士，運水力士，修桃力士，打掃力士，都來見大聖磕頭，引他進去。但見那：

天天灼灼，顆顆株株。天天灼灼花盈樹，顆顆株株果壓枝。果壓枝頭垂錦彈，花盈

樹上簇胭脂。時開時結千年熟，無夏無冬萬歲遲。先熟的，酡顏醉臉；還生的，帶蒂青皮。凝烟肌帶綠，映日顯丹姿。樹下奇葩并異卉，四時不謝色齊齊。左右樓臺并

館舍，盈空常見罩雲霓。不是依都凡俗種，瑤池王母自栽培。

大聖看覩多時，問土地道：『此樹有多少株數？』土地道：『有三千六百株。前面一千二

百株，花微果小，三千年一熟；人吃了成仙了道，體健身輕；中間一千二百株，層花甘實，六千年一熟；人吃了霞舉飛昇，長生不老；後面一千二百株，紫紋細核，九千年一熟；人吃了與天地齊壽，日月同庚。』大聖聞言，歡喜無限。當日查明了株樹，點看了亭閣，回府。自此後，三五日一次

貢飪也不交友也不他遊。

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，他心裏要吃個嘗新，奈何本園土地、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，忽設一計道：『汝等且出門外伺候，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。』那衆仙果退，只見那猴王脫了冠服，爬上大樹，揀那熟透的大桃，摘了許多，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，吃了一飽，却纔跳下樹來，簪冠着服，喚衆等儀從回府。遲三二日，又去設法偷桃，饜他享用。

一朝王母娘娘設宴，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，即着那紅衣仙女、青衣仙女、素衣仙女、皂衣仙女、紫衣仙女、黃衣仙女、綠衣仙女，各頂花籃，去蟠桃園摘桃建會。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，只見蟠桃園土地、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裏把門。仙女近前道：『我等奉王母懿旨，到此摘桃設宴。』土地道：『仙娥且住。今歲不比往年，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，須是報大聖得知，方敢開園。』仙女道：『大聖何在？』土地道：『大聖在園內，因困倦，自家在亭子上睡哩。』仙女道：『既如此，尋他去來，不可遲悞。』

土地卽與同進，尋至花亭，不見只有衣冠在亭，不知何往。四下裏都沒尋處，原來大聖要

了一會，吃了幾個桃子，變做一寸長的個人兒，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着了。七衣仙女道：『我等奉旨前來，尋不見大聖，怎敢空回？』旁有仙吏道：『仙娥既奉旨來，不必遲疑。我大聖閑遊慣了，想是出園會友去了。汝等且去摘桃。我們替你回話便是。』

那仙女依言，入樹林之下摘桃。先在前樹摘了三籃，又在中樹摘了三籃，到後樹上摘取，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疎，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。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。七仙女吃了，張望東西，只見向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。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，紅衣女摘了，却將枝子望上一放。原來那大聖變化了，正睡在此枝；被他驚醒，大聖即現本相，耳躲內掣出金箍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咄的一聲道：『你是那方怪物，敢大胆偷摘我桃！』唬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，道：『大聖息怒。我等不是妖怪，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，摘取仙桃，大開寶閣，做蟠桃勝會。適至此間，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，尋大聖不見。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，是以等不得大聖，故先在此摘桃，萬望恕罪。』

大聖聞言，回嗔作喜道：『仙娥請起。王母開閣設宴，請的是誰？』仙女道：『上會自有舊

規請的西天佛老，菩薩，聖僧，羅漢；南方南極觀音；東方崇恩聖帝，十洲三島仙翁；北方北極仙靈；中央黃極黃角大仙；這個是五方五老。還有五斗星君，上八洞三清，四帝太乙天仙等衆；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嶽神仙；下八洞幽冥教主，注世地仙。各宮各殿大小尊神，俱一齊赴蟠桃嘉會。」大聖笑道：「可請我麼？」仙女道：「不曾聽得說。」大聖道：「我乃齊天大聖，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，有何不可？」仙女道：「此是上會舊規，今會不知如何。」大聖道：「此言也是難怪汝等。你且立下，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，看可請老孫不請。」

好大聖，捻着訣，念聲呪語，對衆仙女道：「住住住！」這原來是個定身法，把那七衣仙女，一個個陵陵睜睜，白着眼，都站在桃樹之下。大聖縱朵祥雲，跳出園內，竟奔瑤池路上而去。正行時，只見那壁廂：

一天瑞靄光搖曳，五色祥雲飛不絕。白鶴聲鳴振九臯，紫芝色秀分千葉。中間現出一尊仙，相貌天然生采別。神舞虹霓幌漢霄，腰懸寶鑑無生滅。名稱赤脚大羅仙，特赴蟠桃添壽節。

那赤腳大仙覲面撞見大聖，大聖低頭定計，賺哄真仙，他要暗去赴會，却問：『老道何往？』大仙道：『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。』大聖道：『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勦斗雲疾着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演禮，後方去赴宴。』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，就以他的誑語作真，道：『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，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，方去瑤池赴會……』無奈只得撥轉祥雲，徑往通明殿去了。

大聖駕着雲，念聲呪語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赤腳大仙模樣，前奔瑤池。不多時，直至寶閣，按住雲頭，輕輕移步，走入裏面，只見那裏——

瓊香繚繞，瑞靄縹紛，瑞臺鋪彩，結寶閣，散氤氳，鳳翥鸞騰，形縹渺，金花玉萼影浮沉。上排着九鳳丹霞辰八寶，素霓墩粧綵描金桌，千花碧玉盆。桌上有龍肝和鳳髓，熊掌與猩唇，珍饈百味般般美，異果嘉穀色色新。

那裏鋪設得齊齊整整，却還未有仙來。這大聖點看不盡，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，及轉頭，見右壁廂長廊之下，有幾個造酒的仙官，搬糟的力士，領幾個運水的道人，燒火的童子，在那

裏洗缸刷甕，已造成了玉液瓊漿，香醪佳釀。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，就要去吃，奈何那些人都在那裏。他就弄個神通，把毫毛拔下幾根，丟入口中嚼碎，噴將出去，念聲呪語，叫『變』！即變做幾個瞌睡蟲，奔在衆人臉上。你看那夥人，手軟頭低，閉眉合眼，丟了執事，都去盹睡。大聖却拿了些百味珍饈，佳肴異品，走入長廊裏面，就着缸，挨着甕，放開量，痛飲一番。

吃了勾了多時，酛醉了，自揣自摸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再過會請的客來，却不怪我？一時拿住，怎生是好？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。』好大聖，搖搖擺擺，仗着酒，任情亂撞，一會把路差了；不是齊天府，却是兜率天宮。一見了，頓然醒悟道：『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，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，如何錯到此間？——也罷也罷！一向要來望此老，不曾得來，今趁此殘步，就望他一望也好。』即整衣撞進去。那裏不見老君，四無人跡。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丹陵臺上講道，衆仙童、仙將、仙官、仙吏，都侍立左右聽講。

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遇，但見丹竈之旁，爐中有火，爐左右安放着五個葫蘆，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。大聖喜道：『此物乃仙家之至寶。老孫自了道以來，識破了內外相同

之理，也要煉些金丹濟人，不期到家無暇；今日有緣，却又撞着此物，趁老子不在，等我吃他幾丸嘗新。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，就都吃了，如吃炒豆相似。

一時間，丹滿酒醒，又自己揣度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這場禍，比天還大！若驚動玉帝，性命難存！走走走，不如下界爲王去也！』他就跑出兜率宮，不行舊路，從西天門，使個隱身法逃去，即按雲頭，回至花果山界。但見那旌旗閃灼，戈戟光輝，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在那裏演習武藝。大聖高叫道：『小的們！我來也！』衆怪丟了器械，跪倒道：『大聖好寬心！丟下我等，許久不來相顧！』大聖道：『沒多時！沒多時！』

且說且行，竟入洞天深處。四健將打掃安歇，叩頭禮拜畢，俱道：『大聖在天這百年，實受何職？』大聖笑道：『我記得纔半年光景，怎麼就說百十年話？』健將道：『在天一日，即在下方一年也。』大聖道：『且喜這番玉帝相愛，果封做齊天大聖，起一座齊天府，又設安靜寧神二司，司設仙吏侍衛；向後見我無事，着我看管蟠桃園。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，未曾請我，是我不待他請，先赴瑤池，把他那仙品、仙酒，都是我偷吃了。走出瑤池，踉蹌跌入老君

宮闕，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。但恐玉帝見罪，方纔走出天門來也。』

衆怪聞言大喜，即安排酒果接風，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。大聖喝了一口，即咨牙俫嘴道：『不好吃！不好吃！』崩巴二將道：『大聖在天宮吃了仙酒，仙殼是以椰酒不甚美口。常言道：「美不美，鄉中水。」』大聖道：『你們就是「親不親，故鄉人。」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，見那長廊之下，有許多瓶罐，都是那玉液瓊漿。你們都不會嘗着，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，你們各飲半杯，一個個也長生不老。』

衆猴歡喜不勝。大聖即出洞門，又翻一筋斗，使個隱身法，竟至蟠桃會上進瑤池宮闕，只見那幾個造酒，搬糟，運水，燒火的，還鼾睡未醒。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，兩手提了兩個，即撥轉雲頭回來，會衆猴，在於洞中就做個「仙酒會」，各飲了幾杯，快樂不題。

却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，一周天方能解脫，各提花籃，回奏王母，說道：『齊天大聖使術法困住我等，故此來遲。』王母問道：『汝等摘了多少蟠桃？』仙女道：『只

有兩籃小桃，三籃中桃。至後面，大桃半個也無，想都是大聖偷吃了。及正尋間，不期大聖走將出來，行兇拷打，又問設宴請誰。我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，他就定住我等，不知去向。只到如今，纔得醒解回來。

王母聞言，即去見玉帝，備陳前事。說不了，又見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來奏：「不知甚麼人，攬亂了蟠桃大會，偷吃了玉液瓊漿，共八珍百味，亦俱偷吃了。」又有四大天師奏上：「太上道祖來了。」玉帝即同王母出迎。老君朝禮畢，道：「老道宮中，煉了些『九轉金丹』，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，不期被賊偷去，特啓陛下知之。」玉帝見奏，悚懼。

少時，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：「孫大聖不守執事，自昨日出遊，至今未轉，更不知去向。」玉帝又添疑惑。只見那赤脚大仙又顛顛上奏道：「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，偶遇齊天大聖，對臣言萬歲有旨，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，方去赴會。臣依他言語，即返至通明殿外，不見萬歲龍車鳳輦，又急來此俟候。」玉帝越發大驚道：「這廝假傳旨意，賺供賢卿，快着糾察靈官緝訪這廝踪跡！」

靈官領旨，即出偏訪，盡得其詳，回奏道：「攬亂天宮者，乃齊天大聖也。」又將前事盡訴一。番玉帝大惱，即差四大天王，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，點二十八宿，九曜星官，十二元辰，五方揭諦，四值功曹，東西星斗，南北二神，五岳四瀆，普天星相，共十萬天兵，佈一十八架天羅地網，下界去花果山圍困，定捉這那廝處治。衆神即時興師，離了天宮。這一去，但見那：

黃風滾滾遮天暗，紫霧騰騰罩地昏。只爲妖王欺上帝，致令衆聖降凡塵。四大天王，五方揭諦，四大天王權總制，五方揭諦調多兵。李托塔中軍掌號惡哪吒，前部先鋒羅猴星爲頭檢點，計都星隨後崢嶸。太陰星精神抖擻，太陽星照耀分明。五行星偏能豪傑，九曜星最喜相爭。元辰星子午卯酉，一個個都是大力天丁。五岳東西擺，六丁六甲左右行。四瀆龍神分上下，二十八宿密層層。角亢氐房爲總領，奎婁胃昴慣翻騰。斗牛女虛危室壁，心尾箕星個個能。井鬼柳星張翼軫輪，會舞劍顯威靈。停雲降霧臨凡世，花果山前扎下營。

詩曰：

天產猴王變化多，偷丹偷酒樂山窩。

只因攬亂蟠桃會，十萬天兵佈網羅。

當時李天王傳了令，着衆天兵扎了營，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。上下佈了十八架天羅地網，先差九曜惡星出戰。九曜即提兵竟至洞外，只見那洞外大小羣猴跳躍頑耍。星官厲聲高叫道：『那小妖你那大聖在那裏？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，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。教他快快來歸降；若道半個「不」字，教汝等一概遭誅！』那小妖慌忙傳入道：『大聖禍事了！禍事了！外面有九個兇神，口稱上界差來的天神，收降大聖。』

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並四健將分飲仙酒，一聞此報，公然不理道：『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管門前是與非。』說不了一起小妖又跳來道：『那九個兇神，惡言濶語，在門前罵戰哩！』大聖笑道：『莫睬他，詩酒且圖今日樂，功名休問幾時成。』

說猶未了，又一起小妖來報：『爺爺那九個兇神已把門打破，殺進來也！』大聖怒道：『這潑毛神，老大無禮！本待不與他計較，如何上門來欺我？』即命獨角鬼王帥領七十二洞妖王。

出陣，老孫領四健將隨後。那鬼王疾帥妖兵，出門迎敵，却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，抵住鐵板橋頭，莫能得出。

正嚷間，大聖到了，叫一聲『開路』，掣開鐵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丈二長短，丟開架子，打將出來。九曜星那個敢抵，一時打退。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：『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！你犯了十惡之罪，先偷桃，後偷酒，攬亂了蟠桃大會，又竊了老君仙丹，又將御酒偷來此處享樂，你罪上加罪，豈不知之？』大聖笑道：『這幾樁事，實有實有！但如今你怎麼？』九曜星道：『吾奉玉帝金旨，帥衆到此收降。你快早皈依，免教這些生靈納命；不然，就斬平了此山，掀翻了此洞也！』

大聖大怒道：『量你這些毛神，有何法力，敢出浪言！不要走！請吃老孫一棒！』這九曜星一齊踊躍。那美猴王不懼分毫，輪起金箍棒，左遮右擋，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，一個個倒拖器械，敗陣而走，急入中軍帳下，對托塔天王道：『那猴王果十分驕勇！我等戰他不過，敗陣來了。』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出師來鬪。大聖也公然不懼，調出獨角鬼王，

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，就於洞門外列成陣勢。

你看這場混戰，好驚人也！

寒風颶颶，怪霧陰陰。那壁廂旌旗飛彩，這壁廂戈戟生輝。滾滾盞明，層層甲亮。滾盞明映太陽，如撞天的銀磬；層層甲亮砌岩崖，似壓地的冰山。大捍刀飛雲掣電，楮鬼鎗度霧穿雲。方天戟，虎眼鞭，麻林擺列；青銅劍，四明鏟，密樹排陳。彎弓硬弩，鵰鷹翎箭，短棍蛇矛，挾了魂。大聖一條如意棒，翻來覆去戰天神。殺得那空中無鳥過，山內虎狼奔，揚砂走石乾坤黑，播土飛塵宇宙昏。只聽兵兵朴朴驚天地，煞煞威威振鬼神。

這一場自辰時佈陣，混殺到日落西山。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王，盡被衆天神捉拿去了，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羣猴，深藏在水簾洞底。這大聖一條棒，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，哪吒太子，俱在半空中。殺勾多時，大聖見天色將晚，即拔毫毛一把，丟在口中，嚼碎了，噴將出去，叫聲「變」，就變了千百個大聖，都使的是金箍棒，打退了哪吒太子，戰敗了五個天王。

大聖得勝，收了毫毛，急轉身回洞。早又見鐵板橋頭，四個健將領衆叩迎那大聖，哽哽咽咽大哭三聲，又唏唏哈哈大笑三聲。大聖道：「汝等見了我，又哭又笑，何也？」四健將道：「今早帥衆將與天王交戰，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了，我等逃生，故此該哭。這見大聖得勝回來，未曾傷損，故此該笑。」大聖道：「勝負乃兵家之常。古人云：『殺人一萬，自損三千。』况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豹狼蟲，獾獐狐貉之類，我同類者未傷一個，何須煩惱？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，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脚下。我等且緊緊防守，養養精神，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，與衆報仇。」四將與衆猴將榔酒吃了幾碗，安心睡覺不題。

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，衆各報功，有拿住虎豹的，有拿住獾獐的，有拿住狼蟲狐貉的，更不曾捉着一個猴精。當時果又安轅營，下大寨，賞勞了得功之將，吩咐了天羅地網之兵，各各提鈴喝號，圍困了花果山，專待明早大戰。此正是：

妖猴作亂驚天地，佈網張羅畫夜看。

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